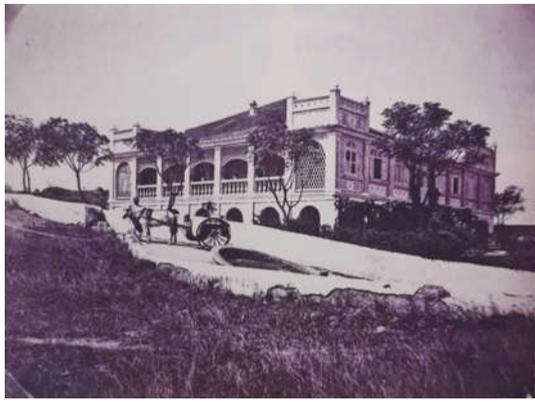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背景

众所周知,鼓浪屿是个步行岛。除了少数几辆游览或公务用的电瓶车外,岛上出行,几乎全靠步行。游客们或许不知道,历史上的鼓浪屿,也曾是车尘马足之地。



爱德华兹拍摄的《海关理船厅鼓浪屿公馆》。  
选自《鼓浪屿百年影像》



如今的海关理船厅鼓浪屿公馆。

# 鼓浪屿的“车尘马足”

## 马车 因亏损而停办

杨纪波先生《鼓浪屿的公用事业》一文说,外国人最早在鼓浪屿组织成立的“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”,就规定缴纳税款的办法为:“人力车每辆每年5元,马每匹每年10元,车每辆每年10元。”

条文中的“车”虽没具体说明什么车,但因为人力车与马的规费已经单列,看来“马车”的可能性极大。《厦门的租界》一书提到:“清末光绪

9年(1883年),有人在鼓浪屿设马车营业。由于地区范围小,路陡危险,乘者不多,营业亏损而停办。”

黄绍坚主编的《鼓浪屿百年影像》收录了一张照片,一辆马车停在理船厅鼓浪屿公馆门前的斜坡路上。笔者特地实地一探,该栋建筑物保留完好,门前的斜坡路犹存,只是老照片中的马车已无踪影了。

## 马匹 骑马往来的医生

那么,马匹的代步情形又是如何的呢?《美国归正教在厦门1842-1951》(杰拉德·F·德庸著,杨丽、叶克豪译)一书里,有一张郁约翰医生在鼓浪屿骑马的照片。

据书中记载,这匹马是由一位富有的中国人为鼓浪屿救世医院捐赠的。这匹马确实实用,因为救世医院当年负责

鼓浪屿三所公会学校的保健工作,有时需要对生病的学生进行家访。医馆无需为养这匹马而花钱,因为捐赠人负责购买饲料并雇佣了一名马夫。

杨纪波先生的文章说,上世纪20年代前后,时任救世医院院长的郁约翰曾进口一辆摩托车自用,而该院黄大弼医生则骑马往来。



郁约翰医生在鼓浪屿救世医院。

图片来源:英国伯明翰大学



从厦门乘舢板摆渡到鼓浪屿,雇轿子上岸的贵妇、小姐。

选自《厦门旧影》



骑着马的郁约翰医生。

选自《美国归正教在厦门(1842-1951)》

## 人力车 路远、行慢、价昂

1937年12月6日《江声报》上的一篇《厦门市人力车业概况》提到:“厦市之有人力车,始于民国13年,时车仅百辆……至民国23年增为1900余辆,全市车夫3000余人,可谓该业极盛时期。”那么,鹭江彼岸的鼓浪屿情况又如何呢?

前文提到,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已规定了人力车应缴的税款。据杨纪波先生文章所载,上世纪20年代前后,

鼓浪屿庄园主林尔嘉自备人力车有专职车夫。

1941年底,日本侵占鼓浪屿,从厦门调拨10辆人力车来鼓浪屿出租,但因道路崎岖,上下坡要一车夫拉、一车夫推扶,乘客坐得不舒服,心有担忧。如不上下坡,就要选择平坦的路绕道而行,例如从龙头路到内厝澳,要大拐弯绕过四枞松。这样一来,路远、行慢、价昂,不久就停办了。

## 轿子 轿夫都是惠安人

1903年的《鼓浪屿工部局律例》详细规定了《轿馆章程》,其中包括“轿馆应报名册”“每乘轿须将号牌悬挂在轿两边”“轿资标准”等内容。

当时鼓浪屿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。比较富裕的人家都自备轿子作为代步工具,轿馆则出租轿子。

《鼓浪屿史料》(原载于1936

年3月23日-25日的《江声报》,洪卜仁先生提供)一文说:“轿夫,屿中轿店为陈、程、何三姓,秋色平分,皆惠安人。鼓屿好景气,婚嫁用轿,医士出诊,富人应酬,都在用轿。轿夫每人每日平均可得工资二三元,轿班头可日获包雇净利十余元。”

看来,当年鼓浪屿轿夫的收入颇为可观。

## 脚踏车与小汽车 都是昙花一现

自行车,闽南又称“脚踏车”。《鼓浪屿工部局律例》规定:“不准乘脚踏车于人烟稠密之处,以致伤害行人,违者拿办不贷。”可知,当年的脚踏车也有不少,但容易发生事故,所以有所限制。

据杨纪波先生文章所载,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官员曾把小汽车开上了鼓浪屿。然而,既要渡轮载车,又要绕道行驶,实在不便。汽车在鼓浪屿昙花一现。

(林恒立 来源:厦门晚报)

### 文艺速递

3月20日,“心写治平——乾隆皇帝御笔书画特展”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(鼓浪屿鼓新路80号)与观众见面。展览遴选故宫博物院藏46件乾隆皇帝御笔书画作品,包括绘画18件、书法28件,其中34件作品为首次公开展出。

据悉,这是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首个乾隆皇帝御笔书画展,也是故宫院藏书画作品第一次大规模在鼓浪屿展出。展览由故宫博物院、厦门市鼓浪屿-万石山风景名胜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,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承办。展览为期三个月,3月20日开展后持续到6月25日,每日9:00-17:00开放(周一闭馆)。

## 来鼓浪屿看乾隆画的“厦门市鸟”

乾隆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,是清朝定鼎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,也是中国历代实际执政时间最长、年寿最高的皇帝。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创作书画最多的一位,作品样态丰富、题材广泛。

此次展览分为四个单元,分别为“笃志经训”“敦崇孝悌”“绥邦怀远”“文人雅趣”等四个方面,通过他的丹青世界了解其个人心性与政治抱负,领略他在政治和艺术间寻求平衡的翰墨气韵。

乾隆皇帝御笔书画里的“福建故事”不少,从其创作的书画中,可以一窥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社会风貌。如展品中的弘历

《九思图》卷,是乾隆皇帝22岁时所创作的,画面中的9只“鹭鹭”,就是如今厦门市民都熟悉的市鸟白鹭。“九鹭”谐音“九思”,寓意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中提到的“君子有九思”,传达了画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感悟。

乾隆皇帝很关心福建农业生产,行书《署福建巡抚奏雨水田禾情形》横披,是他对当时福建巡抚伍拉纳奏报的福建农业生产状况的批示。这是此次特展

中与“福建”最有关联的一幅书法作品。

乾隆皇帝将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、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视为书法“三希”,珍藏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,并御书匾额“三希堂”,不难看出他对“三希”的珍爱。作为书圣“迷弟”的乾隆皇帝,临帖水平如何?到画展上欣赏他的行书《临三希文翰》便知究竟。

(林晓云 来源:厦门晚报)



《九思图》

